

206186

高举馬列主義紅旗前进

—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



439

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舉馬列主義紅旗前進

——武漢大學的教育大革命——

教育与生產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館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上海

高峯馬列主義紅旗前進

——武漢大學的教育大革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覽会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發行業聯合總會印製

上海華文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總經理處發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8 字数：84,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本

统一書号：7150·312

定 价：(6)0.34元

序　　言

隨着工農業生產的飛躍發展，我國教育事業已出現了一個大躍進的新形勢。這主要表現在全黨全民辦學，學校大辦工廠、農場，工廠、農場和人民公社大辦學校。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教育大革命。

全國原有學校正遵循着黨所提出的“培养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目標，和“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前進。教育工作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兩條道路和兩種方法的鬥爭，正在尖銳地進行着。廣大知識分子正在經歷着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們成千成萬地投入了生產勞動的洪流，他們的精神面貌正在劇烈地改變着。在黨委領導下，教師、學生、工人三方面結合起來，正在進行着廣泛深入的教學改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鬧科學研究。新的創造發明象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

另一方面，無數工廠、農場和人民公社辦起了成千上萬的各種形式的學校。他們正在大鬧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向文化科學的堡壘大進軍。工廠、農場、人民公社不獨為社會主義建設生產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且也在培養共產主義的新新人。學校既是工廠、農場，也是科學研究機關；工廠、農場、人民公社是學校，也是科學研究機關。這樣，兩條腿走路的結果，必然走向一個方向，那就是“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群眾知識

化”；也就是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差別的逐步消失，也就是共產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

看來，教育——这个改造旧社会、建設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一旦真正做到为无產階級的政治服务，做到与生產劳动相結合，就会象“中子”冲击着鉢原子核一样，發生原子爆炸。

湖北省的教育工作和全國各兄弟省区一样，也正循着党所指示的这一条光輝的道路前進。大半年來，在湖北省委的直接領導下，原有学校在下厂下鄉劳动鍛煉，学校办工厂、農場，進行教学改革，展开學術批判，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工厂、農場、合作社、人民公社办学也正在广泛地开展着。全省教育工作的面貌已經和正在發生根本性的变化。

貫徹党所提出的教育方針，实行教育与生產劳动相結合，是要經過尖銳的兩条道路的斗争的。“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專家領導”等資產階級思想对知識分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湖北省的知识分子隊伍中，对党的教育方針也同样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怀疑、觀望甚至抵触的态度。象“参加体力劳动只能紅不能專”，“結合生產劳动会降低教学质量”，強調“科学有它自身發展的道路”等等資產階級論調是很多的。他們的思想实质說來說去不外是想維护資產階級旧教育的傳統，想保留知識分子几千年來所形成的特殊地位。因此，要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不繼續不断地進行兩条道路兩种方法的斗争是不可能的。武漢大学大破唯心論开展教育方針大辯論的情况与經驗，就充分地說明了这一点。

这次教育部与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举办了全國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来检阅与总结大半年来全国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成就和经验。湖北省在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展览会。在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中，我们边学边干，对党中央所提出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一次非常实际而深刻的学习，同时也比较全面、细致地检查了我们过去一段的工作。在实践中，一方面使人兴奋地看到我们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和经验，同时，也深深感觉到，我们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体会，以及对当前形势的認識还是很不够的。

今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約，将我省一部分学校在貫徹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的一些情况和经验，編輯成册，以便和兄弟省区的同志們交流学习。經我們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商量，按照問題的性质，分別編成“高举馬列主义紅旗前进”、“一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教育結合生產劳动好得很”、“華中工学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經驗”、“开门办学大搞协作”、“調查研究革新教学”、“从紙上談兵到真刀真槍”、“老技工由文祥办的业余技术学校”、“小庙鄉文化技术夜校”、“介绍几所半工半讀的学校”等十个小册子。我們感覺到：这些經驗还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讀者們的指教和批評。

湖北省高等教育廳廳長 薄怀奇

目 录

- 一 談談武漢大學的教學改革問題.....
.....中共武漢大學委員會第一書記 刘仰嶠 (1)
武漢大學付校長
- 二 教學改革中的群眾路線問題.....劉仰嶠 (8)
- 三 我們是怎樣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的.....
.....中共武漢大學化學系總支委員會 (29)
- 四 化學系教學思想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武漢大學化學系 (35)
- 五 化學系四(丁)班團支部深入發動群眾投入教學改
革的經驗... 共青團武大化四(丁)班支部書記 周法昱 (42)
- 六 擂台比武.....武漢大學化學系 刘基万 (49)
- 七 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人民日報”評論員 (54)
- 八 一場富有教育意義的大辯論.....劉仰嶠 (57)
- 九 大破“數學特殊論”.....
.....武漢大學數學系 崔建瑞 楊曙光 刘良官 (77)
- 十 數學發展的道路是“理論—理論—理論”還是
“實踐—理論—實踐”..... 集體討論，黃志遠執筆 (83)
- 十一 党和群眾最有發言權 瞰齊民友的“誰最有知識，誰最
有發言權”的謬論.....數學系學生 刘良官 (89)

- 十二 數學領域中能够出現李始美.....
..... 數學系四年級學生 馬慶堯 (93)

附 录

- 一 齊民友等的錯誤論點..... 數學系大辯論資料組整理 (95)
- 二 齊民友的發言(摘錄)..... (99)
- 三 易濟民的發言..... (102)
- 四 檢查我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 齊民友 (104)
- 五 我的檢討..... 張遠達 (116)
- 六 向真理投降..... 尖兵團 袁紹唐 (123)

一 談談武漢大學的教學改革問題

中共武漢 學委員會第一書記、武漢大學付校長 劉仰嶠

武漢大學在整風運動中，經過反右派鬥爭、雙反運動、交心運動和紅專大辯論，把右派搞臭了，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搞臭了，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但是，在這些鬥爭中，只是涉及到一些教學態度和教學方法方面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教學方面的根本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清算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教學方針、資產階級的教學思想和學術思想。因此，從五月下旬開始，我們又展開了一個教學改革運動。這是教育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有些先生對這個革命很心疼，把它叫做“挖祖坟”。可是，這個“祖坟”非挖不可！

我們把这个革命分為兩個戰役進行。第一戰役是解決教育方針問題，就是黨中央所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首先接觸到的是教育的目的問題。資產階級專家們要求“為教育而教育”。我們認為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教育是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工具。二者的分歧點集中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有的人認為世界上有兩條線，一條線是搞理論，一條線是搞實踐，兩條線要有分工，綜合大學搞理論，工業大學和農業大學搞實踐。他們又認為，理論高於實踐。實踐隨便什

么人都可以搞，而搞理論就必須有最高的才智。所以各系都自吹自捧。教學系說數學是科學的科學，是自然科學之母；物理系就說物理最高深，是研究物質運動的規律的；生物系則說他們是研究高級神經的等等。這些論調的實質是個人至上，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

這個情況說明，必須從徹底清算世界觀來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有些人對毛主席提出來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方針的態度是：對於“有社會主義覺悟”興趣不大，對於“有文化”興趣很高，對於“勞動者”是堅決抵抗。他們認為叫大學生、大學教授去當勞動者，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將要由歷史來糾正這個偏向。

為此，我們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治挂帥，勞動上馬”的口號，掀起了大辯論和大辦工場的高潮。不管老師、學生，統統參加學校自辦的工場、農場，從事體力勞動，目的是要從實際勞動中樹立勞動觀點。開始有人認為這樣做必然會降低教學質量，並且借口要備課，提出勞動時間不能超過學生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要求。我們說：不行。不參加勞動就不能改造人生觀和宇宙觀。物理系挖魚塘時，有個老師出來吃冰棒、搧扇子。學生寫了快板詩，問我們登不登？我們說：登。那位老師說，他沒有睡好覺。我們說沒有睡好覺不勞動也可以。但是，別人在勞動，自己受不了，還要吃冰棒、搧扇子，問題的本質是什么，要弄清楚。

經過第一個戰役，從原則上肯定了黨的教育方針，但是貫徹執行這個方針，還必須進行激烈的鬥爭。因此，我們第二個戰役的口號是：把教學革命推向新的階段，門門課程插紅旗，

具体解决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問題。

教學計劃的中心問題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需要設置什么样的課程？要采取什么样的講授方法？教學制度上要有什么样的改革？要“立”新的教學体系，就必須“破”旧的教學体系。有的先生覺得這樣一來，他那套旧的东西用不上了，新的他又沒有，怎么办？教學思想、學術思想和个人主義这三个东西扭在一起了。我們也就扭在一起來开展这个斗争。我們問：是从个人主义还是从社会主义來考慮這個問題？是培养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还是培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們之間的分歧是教學思想、學術思想上的分歧，只要誰从思想上拔掉白旗插上紅旗，就沒有个人得失的問題了。

接着往下就是教學大綱的論戰。真正“挖祖坟”的一仗，也就在這裡。这一仗的打法采取先生和学生各搞各的教學大綱，兩家弄好了，再來打擂台。有的先生說，不打了，投降了。我們說不行，就是投降也要先把問題弄清楚。經過論戰，先生也不得不承認学生比他們高明。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是从党的方針的根本問題上考慮教學的，是从調查研究和實踐中的問題出發的，有些講義的編寫要調查十几个地方。实际上学生編的講義是領導、学生和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的集体創作，不僅反映了現代科学上的新成就，而且反映了土洋結合中群众創造的經驗。先生則是从資料出發，东拼西湊，在具体問題上順手牽羊地联系实际，所以他們編的講義仍然是唯心主义和厚古薄今的东西。

这个教育战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現在正在走向深入。我們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有这样一些体会：

一、党的領導問題。这是一个根本性質的問題。資產階級專家們提出“誰最有知識、誰最有發言權”的口号，他們說：“政治运动上我听你的，教學上你要听我的。过去是我为政治服务，現在是你为業務服务。”虽然学校里已經确定了党委領導下的校务委員會負責制，但是，党在教學上的政治优势并沒有樹立。党内許多人妄自菲薄，害怕教授，害怕搞教學。因此我們特別強調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在党内首先解决在教學上“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敢不敢革命？”的思想，这样才逐步破除了对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

有的党员專家对党外專家妄自菲薄，但对党內的外行則是狂妄自大。数学系党员專家說我們的道理是一般的哲學，不能解决数学上的特殊問題，要求党委組織辯論，向党要求“政治上我听你的，業務上你听我的”。我們說，党的教育方針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为什么不听党的呢？

貫徹执行党的教育方針，是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和資本主義教育道路的斗争，也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在斗争中我們不斷地結合學習文件，把斗争中提出的問題，提高到唯心与唯物的高度上來。我們不是迴避斗争，而是針鋒相对。党委負責同志都親自出馬，你是帅字旗，我也是帅字旗，你挂的是白帅，我挂的是紅帅，紅白鮮明。你說数学抽象，我說抽象是抽象，但是从哪里抽象來的？又抽象到哪里去？不但高等数学，初等数学也是抽象的。小孩子学数学，給他二顆豆子，說这是“二”。二加三等于五，可以是二个碗加三个碗，也可以是二个人加三个人，这就是抽象了。初等数学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來的，高等数学也是从实践中抽象出

來的。我們不反对抽象，問題是怎样抽象。我們要回答的是：“什么是第一性？”他們說数学是邏輯推理论，脑子里一推就推出来了。我們問：为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沒有推出高等数学？如此等等。現在，大家在辯論中运用唯物主义辯証法，已經比較習慣了。有些問題弄不下去，就來“务虛”。所謂“务虛”，並非是要看看文件，談談思想，也就是用唯物論、辯証法來解決新的战斗任务。在兩条道路的斗争中，我們抓住了辯証唯物主义作为提高風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武器。

二、群众路綫問題。在兩条道路的斗争中，逐漸明确了群众路綫是政治运动的根本路綫，也是教学工作的根本路綫。斗争中曾經發生过这样的問題：会不会重犯徐懋庸的錯誤？我們認為，只要掌握住三条就不会。第一条就是掌握党的教育方針；第二条就是形成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三条就是根据革命的性質、范圍和所要解决的問題，正确掌握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團結一批評—團結”。但是，不管是方針也好，公式也好，必須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物質力量。我們的提法是：放手發動群众，大搞革命运动。發动群众，發动誰？我們是所有的师生都發动，特別是發动学生。因为学生是学校里人数最多的，他們在學習中是身臨其境，有發言权的。要反掉專家路綫，必須着重發动学生。

群众發动起來以后，也曾經發生过簡單粗糙的問題。我們就給同学講清楚运动的性質、任务和方法，說明拔白旗是拔思想上的白旗，插紅旗是要把馬列主义插到思想上去，因此要講道理。你簡單粗暴，他卷了白旗，就不能拔白旗了。另一方

面也跟先生講清楚，學生起來以後，個別的簡單化的現象是不好的，但是他們的心腸是好的，是恨鐵不成鋼，希望你們變成真金子。

事實證明，教學工作走群眾路線，不是降低了教學質量，而是提高了教學質量。我們組織了群眾性的教學大檢查，幾天之內檢查出來的錯誤很驚人。通過檢查，學生不但進一步複習了這門課程，而且把到底哪些有用，哪些無用也弄清楚了。大家說，這一個月學習的東西，比過去幾年學的還多。目前，我們又組織群眾性的戰鬥司令部來編寫講義。通過編寫講義，師生的業務水平大大提高。我們找到了走群眾路線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這就是黨領導下的師生結合的組織形式，就是一切經過群眾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的方法。現在有些課程就準備拿到工農場去解釋，不在課堂上講授了。有些課程就準備指定最高、最低的參考資料，看了再講，講了再辯論，辯論了再講，聯繫思想，聯繫實際，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我們相信，把群眾路線貫徹在教學上、科學研究上，就能夠多、快、好、省地發展理論、提高技術和培养人才。

三、教育結合生產勞動問題。我們感到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必須由黨來領導，這些問題必須統一。但是在黨的領導問題解決了之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這是物質基礎。由於階級出身不同，對待勞動的態度也不同。有的工農出身的同學說，我來的時候就怕你不讓我勞動。而不少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學就反對勞動，個別甚至因此而休學、退學。很明顯，這個問題不解決，理論聯繫實際談不到，教育為

政治服务也落空。教育結合生產劳动，是一个宇宙觀和根本立場的改变的問題。因此，我們抓住大办工厂，抓住参加劳动，大干一場。除了老先生不能劳动的以外，統統参加劳动，从党委起都有劳动手册，按时劳动，經常劳动。过去認為体力劳动是簡單的、重复的、平庸的、沒有創造性的一些人們，在实际劳动中洋相百出。搞机械的專家不会拿鎌刀和鋸子，植物專家、水稻專家种的水稻都死了。劳动里面是一点虛伪都來不得的。

我們要求先生在課堂上是教师，在工厂就是工程师、工人。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工人、農民，真正成为又紅又專的多面手。这样一來，学用一致了，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結合起來了，書讀活了，知識成为有用的东西了。这样对于生產上所提出來的許多問題可以進行理論研究，理論和实际就容易結合了。这样，可以多快好省地培养我們迫切需要的大批的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原載“七一”1958年第4期)

二 教学改革中的群众路綫問題

劉 倩 嶠

教学改革和勤工儉學，在武漢大學都是今年2月以後提出來的。這兩方面的活動在群眾性的雙反運動展開以後，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雙反中大量揭發出來的事實說明，學校中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貫徹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提出的新的教育方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針，是培养“有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使德育智育體育三者完全結合起來。可是我們過去所培养出來的學生，一般的是不符合這個標準的，这就使我們痛切地感到不紅不專是最大的浪費。如何把學生教育成為又紅（有覺悟）又專（有文化）的勞動者的問題就尖銳地提到我們面前。我們根據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結合康生同志關於三勤三放的指示，反覆的考慮了這個問題。從這時候開始，我們就感到教學改革和勤工儉學是貫徹執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針的兩大方面，而且必需把兩大方面結合起來考慮。

本來客觀事實已充分說明，本質的問題是教育如何為政治服務，如何結合生產勞動，使教育真正成為階級鬥爭和與自然鬥爭的工具，可是我們在當時還未能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高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只是從雙反運動中愈來愈深

刻地感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毒害，認識到不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徹底搞臭，就談不到教學改革，也談不到勤工儉學，而要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不大搞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也是不行的。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放手地發動了群眾，把鬥爭的鋒芒集中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上面，充分地运用了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這個武器，造成了一個放火燒人引火燒身的局面。

在這個局面下，有的人害怕了，提出對教授先生這樣搞下去會發生什麼結果？傷了他們的自尊心是不是會影響他們的積極性？學生與先生的關係弄得這樣緊張会不会影響師生的團結？我們向他們說明：會發生很好的結果。把腐朽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徹底搞臭，使個人主義失去市場，對個人主義者來說，使他在逼人的形勢下認真地考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這樣就會促進他的改造；對學校來說，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的優勢就會真正形成。不這樣搞，便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政治觀點、群眾觀點、集體觀點，必然是言不及社會主義的。關於自尊心的問題，則要研究是什麼性質的自尊心，如果說指的是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小資產階級虛偽的面子，那正是我們要從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論辯的題目，對這種自尊心就不僅是要傷的問題，而且是要徹底地破的問題。可以想見，一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群眾面前連架子都放不下來，如何能談到改造呢？又如何能奔向紅專的道路？一個沒有改造、不紅不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何能培養又紅又專的普通勞動者？不撕掉其虛偽的面子還他本來的面目，人與人之間又如何能做到相見以真？彼此之間陰一套陽一套，互相攻擊，到頭來還是里外都見不得人？去掉假面換上真面有什麼不好呢？如果說